

好看
最

庄秦 著

鱼纹身的女孩

月黑风高聊斋夜，都市喧嚣角落，
最离奇诡异的事件。夜半三更，给你好看。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庄秦 著

鱼纹身的男孩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由 15 篇惊悚悬疑短篇小说组成,运用了电影的手法,更生动的用文字呈现画面,营造紧张气氛。描写了现代都市喧嚣角落最离奇诡异的故事,黑色树林、鱼纹身的少女、能不能不要再撒谎的女孩、史上最恐怖的坟墓等众多利器故事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: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鱼纹身的女孩 / 庄秦著. — 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302-35587-8

I. ①鱼... II. ①庄...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C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9830 号

责任编辑:刘志英

装帧设计:王文莹

责任校对:王荣静

责任印制:李红英

出版发行: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: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:100084

社总机:010-62770175 邮 购: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: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: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刷 者: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装 订 者: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160mm×235mm 印 张:15

字 数:204 千字

版 次: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8.00 元

产品编号:058273-01

目录

CONTENTS

- 幻肢 / 01
- 鱼纹身的女孩 / 12
- 恶发 / 25
- 变态牙医许伟才 / 40
- 命悬一线 / 58
- 撒谎精 / 74
- 坟变 / 90
- 死马 / 105
- 邪歌 / 121
- 时光罅隙中的婴儿车 / 138
- 黑树林 / 155
- 猫什么都知道 / 167
- 邪花 / 176
- 杀人不分左右 / 192
- 鱼腥味 / 220

| 幻 肢 |

1

我坐在会客厅里焦急地等待着，过了很久，终于听到“吱呀”一声，有人推开了旋转门。我抬头望去，看到母亲坐在轮椅上，一位穿着粉红色制服的年轻护士推着她，进了会客厅。我留意到，年轻护士低着头，刘海垂了下来，正好遮住了她的面庞。

我忙不迭地走过去，从护士手中抢过轮椅，推着母亲来到落地窗边，今天天气很好，阳光透过玻璃正好可以晒到我和母亲，很温暖。

我问：“还有多久可以出院？”护士冷冷回答：“这种问题，请你问医生。”这家医院的护士，态度一向都不太好。我正想发脾气，母亲却摆了摆手，我只好咽下怒火，俯下身，问她：“最近身体好吗？”

“还好，还好，就是经常见不着你，想你呢。”母亲慈爱地回答。恰好在这个时候，我又听到旋转门那边传来“吱呀”的声响，回过头去，看到了身披白大褂的主治医生，正吃力地推着一台可移动治疗床，想要进来。治疗床上躺着一个病人，浑身披着白色床单，只露出脑袋，病人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，眼睛微微睁开，眉毛鼻子都挤到一块了，仿佛很痛苦的模样，可能刚做完手术吧。

主治医生把治疗床推进会客厅后，看到整个厅内只有我和母亲，于是低头对治疗床上的病人说道：“来看望你的人还没来，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吧。”

病人似乎没听明白医生的话，他张开嘴，先犹豫了片刻，才嘶哑地叫出了声音：“痛，痛呀，好痛！”

医生笑了笑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给你打麻药，马上就不痛了。”

“快，快一点，现在就给我打麻药！好痛呀，痛死我了！”病人不住地呻吟。

医生为难地看了病人一眼，只好转身向旋转门走去，大概准备去拿麻药给治疗床上的病人注射吧。这时，我听到母亲小声问：“还有多久可以出院？”我赶紧对她说：“妈，我去问问医生？”

趁着医生还没走出旋转门，我快步走到他面前，拦住去路，问道：“我妈妈问，还有多久可以出院？”

医生看了看我，露出微笑，和蔼地答道：“从纯医学的角度来看，已经可以出院了，但我建议，还是再多观察一下。一旦我确认可以出院，就第一时间通知你，好吗？”

真是太棒了。我像个小孩一样蹦蹦跳跳回到母亲的轮椅旁，高兴地说：“医生说，还有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出院后，我们一家人又可以住在一起喽。”母亲也很开心，她笑着对我说：“欧青啊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带个女朋友回家给妈看一下？我做梦都想着抱孙子呢。”

唉，又提这个……我脸色一沉，但旋即便笑嘻嘻地说：“妈，放心好了，这段时间没和你在一起，我认识了一个姑娘，很不错。我再和她处几天，就带她回家来见你。”

“真的？你没骗我？”母亲露出开心的笑容。

“没有，真没有！”我斩钉截铁地答道，同时抬起头向旋转门外望去，然后我看到了站在门外走廊上的苏米莉。

其实，刚才苏米莉陪我来会客厅的时候，我就对她说过，要不要一起来见我母亲？但她却连连摆手拒绝了我的提议。唉，她还有点儿害羞呢，可丑媳妇最终还是要见公婆的呀。

我还想陪母亲再多聊一会儿，可旁边那张治疗床上的病人却突然开始呻吟，“哎哟，哎哟，哎哟——”真是煞风景，可我也不能阻止一个刚动完手术的病人痛苦呻吟呀。这时，那个病人似乎刚注意到我的存在，他扬起手，

对我叫道：“小伙子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”

我诧异地问：“要我帮什么忙？”我缓缓走到了治疗床边。

这个病人只有脑袋露在白床单外，他大约四十多岁，满脸胡茬儿，看上去家境并不宽裕。他可怜兮兮地对我说：“我的两条腿好痒啊，痒得我实在难受了……你能帮我挠一挠吗？”

呵，敢情他刚才呻吟着“哎哟哎哟”，不是因为术后疼痛，而是因为痒。真是太好玩了。如果他真疼痛了，我可没法治，但痒痒我还是可以帮着挠一挠的。于是我伸出右手，撩开了覆盖在他身上的那张白色床单。可当我撩开床单之后，立刻如一盆冷水猛地浇在自己脑袋上一般，愣住了。

治疗床上躺着的这位病人，从他的两腿髌关节之下，根本就空无一物，他没有腿，两条腿都没有了。在他的髌关节位置，包扎着厚厚的绷带，还有血水渗出，很明显，他刚做过双腿截肢手术。

他明明两条腿都没有了，为什么却还说自己的腿痒得难受？说得就像真的一般。他是不是疯了？

2

我正感到好奇的时候，一只手突然搭在我的肩上，吓了我一跳。回过头，我看到了身披白大褂的主治医生。医生戴着口罩，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，他用眼神示意，请我让开。我只好侧身，让他来到病人身前。我留意到，在医生的手中，拿着一支灌满药水的注射器。

“你的腿是不是很疼？”医生和蔼地问道。

躺在治疗床上的病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现在不疼了，但很痒，痒得难受。”

医生笑了笑，抬起手臂，让病人看到他手中的注射器，然后说道：“我就猜到你这会儿应该不疼了，只是有点痒，所以我带来的不是麻药，是止痒药。我马上就给你注射，你稍等片刻，就不痒了。”

医生伏下身体，将注射器移到治疗床上空白的地方，如果病人的双腿依然健在，那么注射器这会儿应该正好扎在病人的腿上。医生轻轻推动注射器，白色的药水全都滴在了床垫上，可他却不停地说：“别动，我正在给你打针呢，别紧张，不疼的。”

我有些忍俊不禁，很想笑，这不是过家家吗？但我却发现，当医生假装给病人打针的时候，病人还真皱了皱眉头，露出痛苦表情，好像还真很疼痛的模样。

医生抬起手臂，向病人展示了一下注射完毕的空针管后，问：“还痒吗？”

病人欣喜地答道：“不痒了，真不痒了！杨医生，你真是神医呀！”

哦，原来这位主治医生姓杨呀……

杨医生又对病人说道：“呵呵，刚才给你注射的止痒药，同时也有催眠的功效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过三秒你就会睡着的。一，二，三——”

他刚数完“三”，治疗床上的病人就忍不住打了个哈欠，然后眼睛一闭，嘿，还真睡着了。

“这是催眠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杨医生饶有兴趣地看了看我，说道：“是的，是催眠，而且是患者非常配合的那种催眠。”

病人的床单还没成型覆盖，我看着湿漉漉的空荡床垫，问道：“这位病人明明没有双腿了，为什么他还会感觉到疼痛？”

“这是典型的幻肢痛。”

“幻肢？幻肢痛？”我有些没听懂。

杨医生解释道：“有些截肢病人，在肢体切除之后，还会幻想肢体依然存在，甚至还能感觉到疼痛、冷热、痒、麻木。这种幻想出来的不存在的肢体，就是所谓的幻肢。有时候，他们还会感觉到幻肢随着大脑指令，进行一定的运动呢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幻肢已经并非骨科的问题了，还应该牵涉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层次。”

说到这里，起初推着轮椅送母亲进会客厅的那位护士忽然走了进来，

大声说道：“欧先生，会客时间到了！”

我只好无奈地目送护士推着母亲的轮椅，出了旋转门。当我看到轮椅消失在电梯里，我也走出了会客室，苏米莉还站在走廊上，她笑盈盈地问：“我们可以回去了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答道：“好，回去吧。”

3

我独自一人回到自己那间狭窄的陋室之中，苏米莉把我送到门外，就回去了，她始终都是这么矜持。

当她离去时，我诚恳地问她：“下次能和我一起去见我母亲吗？”

苏米莉倚着墙壁，想了想，回答了三个字：“也许吧。”

呵，女人说也许，还不是半推半就？我回到屋里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和她交往了三个月，终于到了拨云见日的好日子！

4

一周后，我接到医院通知，说我可以和母亲一起回家了。真棒，这下可以母子团聚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呢！我赶紧从枕头下取出手机，拨出一个号码，片刻之后，听筒里传来苏米莉慵懒的声音：“喂，哪位？”

“我是欧青，一周前我问你，能不能下次和我一起去见母亲，你说，也许吧。我明天就要和母亲见面了，你到底是也许去，还是也许不去呢？”我之所以问得这么委婉，也是因为我考虑着，苏米莉是个很矜持的姑娘。

果然，她在电话线对面沉默良久，最后我听到了她的回答：“我会陪你去的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我换上一套干净整洁的白衬衫，还有笔挺的西裤，刚出门

就遇到迎面而来的苏米莉。

“你真答应陪我一起去见母亲？”我兴奋地问道，然后我看到她满眼娇羞，她似乎点了点头。

其实苏米莉住的地方，离我那套狭窄的陋室很近很近，算起来，我们已经相识快三个月了。正因为我们住得很近，经常擦肩而过，久而久之便开始打招呼，寒暄几句，说起来有点好笑，直到现在我都记不清，究竟是谁主动向对方打招呼的呢。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们第一次看电影，是苏米莉主动提出来的。后来，她还经常陪我吃饭，陪我运动，陪我半夜到花园去看星星，我们就这样相爱了。她是个很不错的女孩，从没问过我收入状况，但我也很有信心能让她将来过上不错的生活。

我已经计划好了，将来要和她生两个孩子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她也同意我的这个建议。不过，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亲密接触过，最多就是拉拉手，毕竟，我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，苏米莉是个矜持的姑娘。

我和苏米莉一起来到了医院的会客厅外，透过旋转门，我看到母亲已经坐在轮椅上等着我了，在轮椅旁，还放着一个皮箱，皮箱里应该装着衣物吧。这儿的护士虽说态度不太好，但还是很敬业负责的，早就提前把病人的衣物送到了会客厅里。

送母亲来的，依然是那个留着刘海的护士，穿着粉红色的护士服，这会儿她低着脑袋，刘海再次遮住了她的面庞。

让我感到好奇的是，那个双腿截肢并深受幻肢痛折磨的病人，这会儿居然也在会客厅里，他依然躺在治疗床上，杨医生就站在治疗床边。而在病人的床上，似乎还竖着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如薄片一般，从病人的髋关节位置竖了起来，正对着他的脸。

我仔细看了一眼，才发现，竖在病人髋关节位置的，竟是一面镜子。

他们在做什么？我推开旋转门，和苏米莉一起走进了会客厅里。杨医生看到我后，向我打了个招呼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我正对病人进行根除幻肢痛

的临床治疗呢。按道理说，本来这种治疗应该在诊疗室里进行的，但今天有患者要出院，作为主治医生，我必须来对患者告别，所以只好把病人也带到这儿来进行治疗啰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你用一面镜子治疗幻肢痛？”

杨医生笑道：“没错，治疗幻肢痛，首先要知道幻肢为什么会痛？幻肢痛其实与大脑的错误释放神经信息有关，病人认为幻肢存在，于是大脑向幻肢发射神经信息，但幻肢原本是不存在的，所以传递过去的神经无法得到反馈，只好错误地以疼痛来代替因截肢而缺失的感觉信号。当然，有时候也会错误地用冷热、痒、麻木来代替。”

“用一面镜子就能解决这些问题？”我依然感到不解。

杨医生继续解释：“是的，用镜子治疗，这叫以幻治幻，镜子竖立在病人失去的肢体位置，透过镜子，病人只能看到自己完整的部位，截肢部位则在镜子之外。这样可以使病人产生截除的肢体仍然存在的视觉错觉，患者移动健全肢体时又能主观感觉自己可以移动和控制‘幻肢’。这种方法激活了那些引发幻肢痛的脑部调节中心，从而减缓疼痛感觉。患者脑部错误地以疼痛代替因截肢而缺失的感觉信号，用镜子疗法我们可以修正这种失调，让患者学会控制幻肢，由此可以明显减轻痛感。”

说实话，我听不懂杨医生的解释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反正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

我下意识地牵着苏米莉的手，走到镜子旁，低下头，向镜面望去。

果然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只能看到这位病人的上半身，缺失的下半身一点也看不到。

“我在抬左腿，我又在抬右腿，一点也不痛，真的，一点也不痛！”这个双腿截肢的病人兴奋地嗷嗷大叫着。可是我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悲哀，当镜子拿开之后，他看到自己的双腿其实并不存在，又会做何感受呢？就算现在面对镜子感觉不到幻肢痛，以后呢？以后他该怎么办呢？

杨医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，他笑着说：“对病人进行镜子疗法，其实是为了他以后佩戴假肢做准备呢。他可以从控制幻肢得到经验，佩戴好合适的假肢后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可以像正常人那样行走了。欧先生，现代科技非常发达，高科技制作出来的假肢，完全可以媲美真正的人体肢体。”

果真是这样吗？

我决定不再关心什么幻肢痛什么假肢的事了，今天是我与母亲回家的好日子，同时也是苏米莉和母亲的第一次见面，这件事才更加重要呢。

于是我抬起头，对坐在窗边轮椅上的母亲大声叫道：“妈妈，你看我带谁来了，上次你不是说，要我把女朋友带来吗？”

母亲立刻回过头兴奋地朝我望来，可这时，我发现她的眼神很古怪。

接着，我听到她问：“你女朋友？你女朋友在哪儿？”

5

母亲居然没看到我女朋友在哪儿？什么眼神呀？

我赶紧拉着苏米莉的手，让她靠近我，然后说道：“就是这个漂亮的姑娘呀！”

母亲茫然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的身侧，接着问道：“欧青，你说的女朋友到底在哪儿呀？”

有没有搞错，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在我身边，你老人家居然看不见？几个月没见，母亲的视力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呀？我急不可耐地绕过治疗床，想把苏米莉带到轮椅旁，让母亲用手摸一摸她的面庞。可当我走过治疗床床头的时候，无意中扭头朝病人髋关节位置的镜子望了一眼，我的身体突然僵住了。

在镜子里，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床头，我的手上空无一物，根本没有拉着苏米莉。我再扭头望向身侧，咦，苏米莉到哪儿去了？刚刚我还牵着她的呀！

我茫然失措，胸口隐隐作痛，仿佛有一把锤子正用力击打着我的心脏。我环顾四周，这时我终于看到了苏米莉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苏米莉竟换了一套粉红色的护士服，她款款走到杨医生身旁，伸出手，竟挽在了杨医生的手臂上，她低声问：“亲爱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是啊，我也想问这是怎么回事？

苏米莉什么时候换了一套护士服？她为什么会用手挽着杨医生的手臂？她为什么会称呼杨医生为“亲爱的”？

我看到杨医生侧过脸，亲热地吻了苏米莉的脸颊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没事，放心好了，这里有我呢。”

杨医生手持一支灌满药水的注射器缓缓向我走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怒不可遏，这对狗男女，难道想要麻醉我？混蛋，杨医生你这个该死的第三者！苏米莉，你这个水性杨花、见异思迁的坏女人！

我愤怒地走到治疗床边，从那个截肢病人的髋关节位置拔出了那块镜子，狠狠朝杨医生的脑袋砸了下去。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杨医生瘫倒在地，脑袋汩汩涌出鲜血。而苏米莉则大声尖叫着：“来人呀，护工，快来呀！”

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闻声从走廊冲进了会客厅里，当我被他们狠狠按在地上的时候，我听到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号啕大哭道：“欧青，你的病，怎么还没好呀？”

6

杨医生手捂着脑袋，苏米莉关切地弯下腰，替他包扎着厚厚一层绷带。苏米莉的手法相当娴熟，不愧为精神病院的资深护士。

“米莉，真有趣，给欧青注射了镇静剂后，他睡着了还在说梦话呢。他说，你是他女朋友，你们相恋三个月了，还说你今天答应第一次见他母亲呢。而且他还说，当初是你采取主动，邀请他一起去看电影的呢。”杨医生不无醋

意地说道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苏米莉不屑地应道，“我怎么可能爱上一个精神病院的患者？看电影，倒是确有其事，但我们是在医院休闲厅里看的，那也是你对病人采取光影疗法的治疗手段呀。”

苏米莉挠了挠头，不解地问男友：“真奇怪，欧青为什么会固执地认为，我是他的女友呢？”

杨医生笑了笑，答道：“很简单，他是精神分裂患者，在治疗期间，我成功地消除了他幻想出来的某种人格。但没想到，现在他又分裂出新的幻想人格……在这个新的幻想人格中，他把你当作了他的女友。”

“可我根本不是他女友呀！”

“这就如同幻肢一般……所谓的女朋友苏米莉，就是他的幻肢。事实上，从他的叙述当中，他一直幻想，他和你已经相恋三个月了，而他因为精神分裂症住进精神病院，正好就是三个月前。而他还认为平时每天都与你交谈，还和你一起吃饭，一起运动，一起在花园里看星星——当然，这都是他幻想出来的。而今天，他则幻想着你已经同意了第一次与他母亲见面，呵呵，丑媳妇见公婆呢。可当他发现自己的‘女友’移情别恋了，他就如同失恋一般，疯狂地对我做出了报复举动——他认为我是第三者呢。”

“那么，你准备如何对欧青进行下一步治疗呢？”

杨医生想了想，若有所思地答道：“我准备对他进行镜子疗法，以幻治幻。在新的治疗过程中，米莉，我希望你继续扮演他女朋友的角色。慢慢对他冷淡，就像真实生活中的男女恋人分手一般，循序渐进，平稳过渡。要让欧青像一个正常人一样，接受一段感情的失败，这样他才不会再次做出疯狂举动。”

“呃……这样好吗？对我太不公平了吧？平白无故就让我当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女朋友，人家很委屈的呢。”苏米莉忍不住撒娇道。

“呵呵，我们是医务工作者嘛，伟大的白衣天使，你就受点委屈嘛。”杨医生站起来，深情地吻了一下苏米莉的额头。他俩相恋很多年了，再过两个月，就将迎来他们大喜的日子。

我躺在病床上，看着头顶上输液袋里的药水，正一滴一滴进入我的身体里。既温暖又冰冷。

刚才有个护士给我说，刚才我在会客厅里干了件蠢事。护士说，苏米莉当时确实挽着杨医生的手臂，不过，我并不知道，苏米莉其实是杨医生的表妹，表妹挽一下表哥的手，又有什么关系呀？我竟然会误会杨医生是第三者，真是太搞笑了。

这个消息让我很激动，原来苏米莉并没有移情别恋呀。

护士离去的时候，还给我说，当我注射了镇定剂陷入昏迷的时候，苏米莉一直在病房外等着我。现在我醒了，她马上就叫苏米莉进来。

真是太好了。不过，当我看到苏米莉款款走入病房的时候，她的眼里似乎带有一丝阴霾，看我的眼神，也满是冷淡。我猜，刚才我疯狂的举动，已经令她的心里产生了阴影，也许过不了多久，她就会向我提出分手。

我绝对不能接受这一点，绝对不能。

我——不——能——让——她——离——开——我。

当苏米莉说完一些不痛不痒的话，离开了病房之后，我艰难地扭动身体，伸出手，从医疗废物垃圾桶里捡了几颗尖利的不锈钢针头，藏在袖子里。

哼，我要好好收藏这几颗不锈钢针头。一旦苏米莉向我提出分手，我就把针头扎进她的太阳穴里，不停地扎，扎到她不能动弹为止。哪怕我双手沾满鲜血，也要让她死在我的怀抱里，到那时，我们就能天长地久永远在一起了，谁也不能让我们分离！

我这样做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像个正常人？呵呵，我本来就不是正常人。是正常人，又怎么会住进精神病院？

| 鱼纹身的女孩 |

1

清晨，我来到窗边，立刻看到了对面楼里的那个女孩。

女孩穿一条低腰牛仔裤，跷着二郎腿，腿上架着一把棕色木吉他，上半身好像没穿衣服，长发从两边耳侧搭下来，正好落在她的胸前。在她身边不远的地方，摆着一张小茶几，茶几上搁着一个烟缸，烟缸里斜放着一根烟，正袅袅升起细细的青色烟柱。

因为女孩疑似没穿上衣，我心里怦怦直跳，躲在水泥柱后，探出半个脑袋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她弹吉他弹得很入神，眯着眼睛，不会发现我的存在，事实上，她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在对面楼里。

我所在的这幢楼，距离对面楼足足有一百多米，而且还是一栋停工已久的烂尾楼。离得这么远，我也是用军用望远镜，才能清楚地看到这位在阳台上弹吉他的女孩。

我在烂尾楼里待了一整夜，手里还拿着军用望远镜，当然有我的理由。我是一个自由调查员，所谓自由调查员，其实就是私家侦探，只要付给我足够的钱，让我调查什么都可以。对面楼里弹吉他的女孩，名叫薛妮，英文名 Sally。上一位委托人把调查费用打入我的账户后，便让我调查薛妮的一举一动，并要求每天递交一份巨细无遗的书面报告。

至于委托人是谁，我不知道，我与对方都是通过电子邮件沟通，调查费用由网上银行支付，只要我收到的是真金白银就行了，其他的我也没必要知道。

薛妮 17 岁，在附近一所高中读高三，没住校，她与母亲李紫薇住在一间距离高中不远的出租屋里。薛妮的父母于七年前离婚，法院将当时未成年的她判给了母亲。薛妮和李紫薇都不是本地人，她之所以在这座城市读书，是因为李紫薇几个月前在这里做建材生意。李紫薇生意做得不太成功，为了拓展客户，她经常去外地商谈生意，我监视薛妮的这一周，只见过李紫薇一次。而今天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薛妮在阳台上弹吉他，第一次看到她抽烟。

我正神思游移的时候，薛妮突然站了起来，长发依然搭在胸前，一点没有走光。她转过身拎着吉他走入屋里时，我确认了她没穿上衣。同时，透过望远镜，我看到了在她左侧的琵琶骨上，有一幅纹身，图案是一条鱼。

2

我在烂尾楼里飞快地敲打着笔记本电脑，将薛妮会弹吉他、后背有纹身的情况写成邮件，发给了那位神秘的委托人。只可惜在望远镜中只是惊鸿一瞥，我无法详细叙述薛妮后背上的鱼是何品种，当然，那并不重要。

即使打字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忘记透过望远镜观察薛妮住的那间出租屋。当我写完邮件，正好看到薛妮换上校服收拾好课本打开了房门。我赶紧合上笔记本电脑，放进背包里，然后飞快地冲下了烂尾楼，向薛妮插班就读的那所高中跑了过去。

虽然我自诩长得还算英俊，但想要冒充高中生混进校园里调查薛妮的一举一动，还是不可能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在接下这单调查之前，就曾在邮件里向委托人坦诚相告，好在委托人对此也表示理解，因此我只需对薛妮的课外时间进行调查即可。

如果正常的话，薛妮从离开家到抵达学校，要花五分钟。而我从烂尾楼赶到学校，也正好需要五分钟。如此一来，我便可以每天在学校门口与她偶遇一次——我并不想与她搭讪，我只是想让她稍微对我留下一点印象，万一